童氏泥塑：从家族传承到地域叙事

□童科明 / 口述 石志藏 / 整理

白峰小门的徐家大院旁，我的工作室里通常静得只剩两种声音：窗外一阵一阵的风声，和指甲刮过泥面的细响。

案头那尊人像已立了三天，眉眼都成了，只差一双眼睛。泥塑这一行，眼睛是最后才肯下手的地方——早一分，泥还软，一按就塌；晚一分，泥已硬，一碰就裂。

我捏起一片竹片，蘸了水，从小眼角往里抹。那道纹路不过半粒米宽，深一点是愁苦，浅一点便成了茫然。手要极轻、极缓，气也得屏住，指腹下的紫砂泥细得像刚化开的脂，凉而柔。竹片走完那一寸，我退后半步再看，泥人仿佛抬起头来，与我对视。

就是这一寸，我从六七岁那坨湿泥，一直走到了今天。

眼睛是心灵的窗户。我的泥塑作品以人物居多，所以眼睛是我创作实践中最费心、最花力气的地方；用力不当，刚塑出的眼神便会走了样。在这样的境地里，我是在与泥土对话、传神，与作品也变得心有灵犀……

我是童科明，北仑区白峰街道门浦村人，童氏泥塑第五代传人，也是一个与泥土打交道的手艺人。泥塑是一种古老而常见的民间艺术，以紫砂泥、陶泥等为主要原料，由艺人手工捏塑出各种人物、动植物或其他器物。

我自幼跟随父亲童领友学艺，在泥土的芬芳中浸润多年。我不囿于古法，而是在传承中寻求突破，对人物造型的解剖结构与上色工艺进行了大胆改良，童氏泥塑褪去了传统工艺的燥气，呈现出一种如玉般温润、历久弥新的哑光质感。我又将北仑特有的地域风情巧妙融入创作，让原本静止的泥人拥有了浓郁的地域灵魂与生动的情景叙事，成为记录北仑变迁、诉说岁月故事的鲜活史料。


童科明在创作。

1 溯源 指尖上的家族记忆与泥土情缘

童氏泥塑，在穿山半岛这片土地上，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创新，慢慢长成了自己的样子。

我的泥塑手艺，是家传的。从我太太公、太公、爷爷那几辈起，这门手艺就在童家扎了根。爷爷擅长石雕佛像，也精通传统泥塑，他把这份对泥土的热爱和技艺，传给了我的父亲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父辈生活十分艰辛，单靠捏泥人、做造像，收入时有时无，根本养不活一大家子人。为了生计，父亲不得不另寻门路，但他心里始终放不下这门老手艺。只要一有空闲，他就会拿出泥巴，琢磨造像的门道，也手把手地教我。或许真是骨子里带着家族的基因，我从小就对画画、捏泥巴、做雕刻有着天然的亲近感。别的孩子在外面疯跑，我却能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，对着泥巴捏上半天。父亲常说，手艺不能丢，这是咱童家的根。这句话，我一直记着。

和泥塑的缘分，还得从我六七岁时说起。那时候，村里的路都是泥路，一下雨便泥泞不堪，偶尔有一台手扶拖拉机“突突突”地开过，那声音、那模样，在我眼里新奇极了。我只匆匆看了一眼，回家后就跑到稻田边，挖了一坨湿泥，凭着脑子里那点模糊的印象，开始捏。那台“手扶拖拉机”当然捏得歪歪扭扭，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是个啥，但那种把心里的想法通过双手变成有形状的实物的快乐，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。从那时起，我就知道，这辈子，大概是要和泥巴“纠缠”不清了。


徐既仁塑像


袁隆平塑像

2 塑形 融汇地域风情的色彩与匠心

在父亲的教导下，我慢慢掌握了泥塑的基本功。但我心里总想着，老手艺也得有新变化。童氏泥塑和其他流派比起来，最大的特点就是色彩：我特别喜欢用明艳的色调，红要红得热烈，绿要绿得鲜活……但也不能乱搭，得以明艳、冷暖协调为主，让人一眼看去，就觉得心里敞亮，透着一股民间艺术的鲜活劲儿。

除了守着手艺，我也一直向往外面的世界。1997年，我曾远赴广东打拼。其间，我有幸结识了一位中央美院雕塑系的李如全老师，跟着老师系统学习了三四年雕塑专业知识与实操技艺。那段日子，我像一块干海绵，拼命吸收着新的知识和理念。后来，我又去中国美院雕塑系深造。这些经历，让我对雕塑有了更深的理解，也知道传统泥塑和现代雕塑其实可以很好地融合。我把学到的东西用在了实践里：在某工艺品企业工作期间，我创作的工艺品远销欧美，作品《垂钓》2006年11月在美国亚特兰大获艺术成就奖；我也和国外的艺术家合作过，把雕像立在全国各地的景区、广场。这些经历，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，更坚定了我把童氏泥塑这门手艺做得更好、传得更远的决心。

我曾耗时一个月，为白峰小门村那位捐出毕生积蓄的“中国好人”徐既仁塑像。为了留住这位八旬老人最纯粹的模样，我反复揣摩他简朴生活中的大爱，最终用泥土定格了他慈祥的面容，也赢得了家属含泪的认可。而在创作当地徐氏“一门双英烈”徐建农、徐长海烈士塑像时，我摒弃了以往眉头紧锁的刻板塑法，仅凭旧照提炼出两兄弟温厚而坚定的气质，让纪念馆里的塑像不再冰冷，而是充满了人性的温度。我还创作了北仑历史上的系列文化名人姚燮、王鲁彦、张石川等人的塑像。

致敬袁隆平院士的《稻花香处皆有你》，则是我含泪完成的念想。我定格了他在稻田弯腰劳作的瞬间，那饱满的身形里藏着让世人温饱的宏愿。此外，为了展现五十六个民族的风采，我另辟蹊径，把尺寸缩小、以孩童形象进行创作，耗时半年完成的汉、蒙、藏三族作品已在省公益展中获奖；琉璃作品《海纳百川》《融通》被2012年中国博鳌亚洲论坛永久收藏。

今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，年轻时虽未圆参军梦，但我把这份情愫揉进了泥土里。在正在创作的长征主题泥塑里，我要把自己的形象与情感融进去，用雕塑这种无声的语言，去缅怀先烈，去致敬那些不朽的精神。

3 守望 在时代浪潮中传承非遗薪火

我今年47岁了，目前是宁波市工艺美术大师，也是浙江省雕塑学会会员，但我心里最看重的，还是非遗“童氏泥塑”代表性传承人这个身份。我经常会去学校给孩子们上泥塑课，看着他们小手沾满泥巴，认真地捏着各种小玩意儿，就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。在当地政府的关心支持下，我在省级红村白峰小门的徐家大院边上开了工作室，欢迎所有对泥塑感兴趣的人来学习。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了解泥塑、喜欢泥塑，让这门老手艺在年轻人手里焕发出新的生机。

当然，童氏泥塑也面临着不少挑战。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快节奏的东西，愿意静下心来学这门慢手艺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市场的变化，也让我们这些手艺人不得不思考：怎么才能让泥塑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。但我并不悲观：现在国家重视非遗，大家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也会越来越浓，这都是机遇。我想，未来童氏泥塑可以试着和现代艺术、时尚元素结合，做出更符合时代要求、更符合年轻人审美的作品；还可以和文旅结合，让大家在游玩的时候，能亲手体验捏泥塑的乐趣。

从太太公那辈，到太公、爷爷、父亲，再到我，童氏泥塑这门手艺就像一根线，串起了我们童家五代人的热爱和坚守。我知道，传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我会一直做下去；我也希望，泥塑能像一颗种子，在更多的人心里，种下对传统手艺的热爱。